西樵野紀

西樵野紀卷第五

大湖金鯉

衢州鄒德明江湖士也弘治中曳舟至大湖泊板山之下夜見碧天無翳月色朗然豪吟二絶云一湖烟水緑如羅蘋藻凉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滿篷殘雨夕陽多浦口風回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舟疑是洪都曉孤雁低飛帶落霞吟畢聞溪上笑語聲望之一綺美女傯明疾趨岸鞠之女曰妾生於斯長於斯今當良夕遨遊於斯矣傯明曰子舟中無客肯过訪否女即携手同行対酌蓬下女曰今以

浪花為題聯成一律可乎德明曰不欲天邊帶露栽只憑風信幾番催女曰一枝纔見逶迤動萬朵俄驚頃刻開德明曰浦盈秋容和雨亂鏡湖春色逐人來女曰分明一幅西川錦安得良仔細栽詩成鼓掌大笑拍肩捫背極其歡謔已而就寢比及天曙女忽披襟急投水中視之一大鯉悠然而逝

楊尚書

吾郡尚書楊公翥廉正之德冠於吳中漫記一事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人二李既寤語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澀無地而三日不食焉

春申君土地

吳邑春申君土地界木工李傑自少為人營搆不棄寸木不造魘魅惟欵人利達為心成化中傑出獨留其母守家有紅巾勇士數人入門大呼李傑毋以他出答之衆詰其母忽有人亘外叱曰吾本境土地也爾欵莫理溪祠安得擅用良工吾當執爾白於帝衆聞之惶而去

王庄六槐樹

王庄吳世澄與朱廷佩交素莫逆成化庚子世澄夜坐室中聞鼓門声啓視六人皆長鬚耆老揖曰予輩六槐是也與公合交未

廷珮爲鄰有牟遹信讒人之言欲害予輩知與君素善願乞
辭之世登許諾六人折謝而去翌日過廷珮家備述所云廷珮
曰吾鄰不識六槐更思久之驚曰吾門有槐六株恰欲伐去
作室於上何事物亦愛生如是遂捨之

鬼索飯

正德戊寅七月十五日余與數友舟從楊山入城夜至閶門吊
橋河下舟忽且停且側欲覆者然諸友助勸無計予解之
時方热晚飯在釜急擲於水舟始行

趙翁釋賊

南濠趙翁頗殷家以婚宴客一盜竊伏椽上酒罷翁命火燭之其盜驚墜於地翁召於庭曰視汝非飢寒迫身故爲是耶復錢千文卒不詢其姓氏盜愧謝而去積歲餘里有亡命禍翁者夜縊其門盜適見之憶翁昔之惠竊負其屍擲於水翁免禍焉蓋知培德者因獲此報而誣善者徒斃其身也

天言

張鎧華亭人富翁也每緣公務入城會計出納殊爲憚煩嘗書四字於書室曰望城欲哭一日歸焚香密告天曰鎧志向

隱逸不慕富貴頗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獲府吏不擾老於
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與之此則不可錄是觀
之則清逸之樂更難得於富貴矣

蔣閣老

嘉靖初蔣閣老冕歷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慕其
賢使使三聘之不至　嘗制詩一闋頌云聞說江南一老牛
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晃
稽首俯伏以对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犁
把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此者忠至哉其人

見之矣

虞昌祚園中

天順中睢陽巨室虞昌祚有園方五六里花卉極繁人亦罕至園人往往見群女遊戲于亭中笑語自若遇人則散不見不識何怪也昌祚異之築室數百間僦人止之後不復見

桂花著異

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處獨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連呼救命者三亨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名也初

許同三、君氏通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嫁改醮妾若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為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也願為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冪絶妙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者輙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踵於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非世人是一古狸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諸獨不聞武三思愛妾

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妄於此求別矣言罷杳然

死中獲藏

成化辛卯永平姜惠窘亦不能存生城西有一古廟相傳有鬼魅出沒寂無人居惠自分艱苦殊甚乃入廟禱神曰切念惠生人世寒衣飢食初無過分之思今乃貧無立錐之地天使若此惟冀速死為幸禱畢見一古樹即縊焉忽倒地惠漫視之樹底白金一藏百余斤皆著姜惠二字後成巨富

北寺僧房猫

北寺僧了菴與先君最善弘治癸丑畜一白貓自入山間斷葷

捕鼠習養馴甚是僧主家諸徒咸無同心者乃携一退處僧出則以鑰授猫歷之僧歸鼓門猫則嗌鑰令令而至是者五載忽夜僧夢猫作人言曰我身周海召負汝銀二十兩故變畜至此明債限日已滿欲去矣僧覺寤大異調黍餵之犬不食搖尾竟出門而去不知所之

延五聖

弘治癸丑冬姚宗大為里役事渫夜過雙林巷間者車馬喧闃隸從不可數計有一馬橫於道麾卒亦攪轡于側姚始行姚意為官府會席猶訝非鄉大夫居址詢之詰旦民家延五聖

也不識何異其能感格如此

本朝官制

國初之設官職皆有定制然名爵之濫自景泰間皆有少傅兼太子少師少保兼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尤甚故京師曰滿朝升保傅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

黄蔡叢

偽吳省用黃叅軍敬夫蔡叅軍彥文葉叅軍德新圖事三人皆迂濶書生不識大計洪武丁未春　太祖下江南三人皆伏誅其屍風乾於旗竿之首初吳中童謠曰承祖做事叅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來乾别於是知童謠始驗

西樵野紀卷第五

西樵野紀卷第六

劉伯温

劉伯温名基處州青田人少穎慧絶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初過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假閲之翌日談誦若流其人大異欲授基基謝却曰已得之矣元末舉進士第除高安丞尋起江淛儒學副提舉常與魯淵等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耀湖中淵等以爲慶雲欲賦詩紀之基獨縱飲不顧徐言曰此天子氣也應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未幾四方兵起我

太祖既取婺州定括蒼聞基禮幣徵之基與龍泉章溢麗水葉琛三人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覽之訪以國事基禍福曉喻盡合機宜　上大悅任以心膂　上將討陳友諒於九江以問基基曰今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　上會師皖城自卯至酉不拔基請進取江州　上悉軍西上友諒卒衆走湖廣江州降及還道經建德會張士誠兵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奪擊之基曰不踰三日賊當自走至期如基言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言於　上曰

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叅軍胡琛攻福建敗之歿於陣他日　上謂基曰吾夜夢有三人共升一血帽何與基曰三人首升血帽衆字象也是爲得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　上每至基所屏去左右密語移時乃退拜基爲太史令後授爲弘文舘學士封誠意伯賜歸鄉里居一月而卒

張明善諷詞

張明善元之遺老善戲謔能以詼諧語諷人聽之令人絶倒僑吳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掠奪民心以

廣園圃侈肆宴樂席間無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六作士德設宴張女樂以侑觴邀明善詠雪明善走筆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殺吳民都是你早難道國家祥瑞書畢士德大愧卒亦莫敢誰何也

狐精

正德始元諠言狐精至吳城合群驚懼人皆鳴金擊鼓夜以禦之余初意爲妄夏夕隣家樓間墜下一物毛首金精張牙奮爪若有搏噬之狀時有方士楊弘本寄宿此樓遂步斗罡語呪噀水此物化作飛蟲而

去其聲甍甍過數家彼鄰又肆吽號處女爲利爪損其自矣以是知形變無常穹窒益甚踰秋末向西南騷擾而去遂是滅跡

開元寺誦人

永樂初吳儒王子華假讀開元寺秋夕納凉庭下久之方欲款枕一美女緋裙綠衫韶秀特異拜曰妾本寺隣女名紅英是爲繼母所逐故至此欲謀一夕之歡耳子華納之繇是冒晦而來昧爽而去眷戀者數月子華寢以尫羸巫藥莫瘉其父母詰之子華固祕

其事適有虎山道人潘守玄過其門覺有妖氣消入寺見子華病在牀贊書朱符三道焚於道亭覔至西廡鉊器中一俑人皆書紅英二字服飾亦如之亟投諸火子華即瘉

鬼誤拘人

吳城內虹橋李龍弘治癸巳九月無疾卒妻拊其胷覺有微温姑止泣少俟龍忽復甦詰其故龍曰初被一鬼卒繩之遂行我曰壯年拋棄父毋縱我還家一語鬼卒曰此地庸有人情手押至城隍廟燈燭炫彩

方仆甍下判吏熟視曰錯矣李龍非此李龍也乃城外虹橋者爾即叱之鬼卒牽裳引出我欲酬之見卒奮然前往以此驚寤其妻竊問城外李龍果病䒷半月始卒

山走

吳城西四十里其地山巒疊障中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見肆聲曰山走矣老稚莫不哄然此山隨聲而止漫從山下視之已懸舊址數武矣次歲丙辰玉峰朱暾試以

狀元及第方言石移出狀元已驗之矣

宋相公

閶闔渡僧橋北有宋相公祠其神爲閶闔一方保障濯獻者殆無虛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市人楊旗皷樂導像出遊以爲誕會正德癸酉提學柱史張公下江南以扶學校毀淫祠爲事道觀僧舍凡無額者命有司悉毀之時有守祠者來復余曰吳中枝山祝京兆文譽廣著冀轉求記文一通碑刻於祠其意實爲毀拆慮也余告祝祝適侮之勿許越數日余夢紅臉長

覇衣緋袍者余知其為宋相也卒然問曰通濆所求是亦可矣已乎余既覺大異更以是告祝祝勉與徐郡主語之賴以不墜是後余復夢前緋袍者曰荷汝勞矣未幾三月必有報也後將三月專諸巷夜被回禄余家尚居是巷沿燒三十余家其勢孔熾抵余家火頓息有人見火中數力士各持斮斧極之

妬妻斬嗣

湖廣岳州衛趙揮使妻徐氏妬悍無類趙本孤族無嗣嘗置一妾徐氏殘虐百計乃躬為覓娘惑其夫無

令與妾相處及妾娠數月徐氏令人飲以寒劑墮胎皆隕繇徐後患一疾腹脹譫語旣爲妾聲乞命又爲兒聲乞官雇若數月醫禳弗効徐氏旣死而趙亦亡家無噍類於乎一妬婦而斬絕世勲痛矣哉

男子生兒

嘉靖乙酉横涇傭農孔方忽患澎腹盡日憒憒幾數月產一肉塊剖視之一兒身肢骸毛髮悉具而裸處其中如史載牡馬生駒未省何異姑記此㑂知者辨之

陸道判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不勝崇擾以是徵價售於陸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忽有二女子笑語於前陸知為怪亟問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沒旦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土聲錚錚啓下一石板板下數罌滿貯黃白陸遂有之存以饒富後贅沈氏生萬山貲產浩無紀極爲江南富族之甲 上聞之皆沒於官焉

李景良遇純陽

城東李景良正統間爲四月十四純陽誕辰方治齋事東獨供像一負鋤者詣門問曰有園乎（圓即髮也）景良不對已而復然景良曰生殖人家何園乎景良雖對之猶疑詞命衆追之漠無所見惟一丐枕瓶而卧永豊倉之堤衆語景良説者謂丐口相遝必純陽也疾追之人見丐者入福濟觀即純陽降靈地也四布求之不獲

呂榮更業

呂榮閶門人以屠驢爲業弘治庚申秋日榮宰一驢

方置刃杖縛諸驢為之羅跪鳴泣不已宛如乞狀榮以是擲刃更業誓不屠驢

龔僕

龔僕本棹人成化庚子八月間行次楊子江心會大風雨震作遇一富商因溺於水盡擄其有而歸乃棄棹舍於揚州某處建高樓巨室民事生殖以享富焉僕後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甚於敵一日里有祈鸞者僕乘箕判未已即叩首曰敢請大将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耶判云八月狂風何大惡楊子江心波浪

係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僕凛然惟失
大禍盡貽其有於子遠竄更不返復

徐郡守改相

徐郡守昂泰興人弘治丙辰赴春試京中有王相士
者多爲縉紳神之徐以無嗣因往質焉王曰君相不
容嗣爲之柰何徐初不爲忿及登第後爲西安郡守
途間納一孌頗妍徐訊其姓氏婢漫吐顛末曰予某
地父名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飢歲爲強暴掠售
於此徐知爲故家女也即焚券及之任擇郡氏行脩

者出簪服配之秩蒲復如京中王倒屣迎曰君相異矣子星蒲容詎非培德所致乎未幾徐庶妾一歲而育五子咸磊落越人

袁尚寶祝公事已見其遺事內與此少異

袁尚寶珙號栁莊風鑑之驗不可悉舉聞有二事述之永樂中長州祝公顥尚在垂髫附學其父欵引袁視之袁對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焉翌日製一圖書遺其子最後二十年祝公官至大叅閣圖書乃云大叅之章又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仰多已

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配揚氏見之對曰疾雖危甚然夫人之相一品命婦必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揚氏一品夫人語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挪莊亦神矣哉

瑜伽施食

鄒文盛喪母作善果薦之延寶林禪師潤公為主行夜面垣瑜伽施食垣上數人悉裸半體或男或婦或老或少或弁帽或披髮不類久之甚至褫臂牽逐殊不可禦潤即擲食於地滅火走匿始已

柳樹成恠

興化商人李士昭成化中舟次吳江平望驛南二里夜晦逢見前處燈火如市疾趍岸居皆酒肆問之一人綠衣長髯對曰吾姓柳此地柳家庄是已貨酒者皆吾族也遂命酒對酌酒酣士昭夤夜謝去明年春舟返復過訪之直見綠柳夾道未聞有柳家庄也

水鬼

吳阜橋河下騷人嚴二䒭日曳舟送葬行至撗塘見水中浮一屍首嚴素猜很遂擲一篙適中之其目滔

淊而去莫知所之嚴旣歸藝語云我喪水中數十年未嘗敢耽於人爾傷我首藉甚托生其言亹亹無間其妻治湯食焚帛奠遣不瘥語及夜半而卒

西樵野紀卷第六

西樵野紀卷第七

睿斷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爾之讐家也封父遺體以愈讐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睿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雷府侍書

金華義烏縣舒氏女德容兼美尤善書數年十六歸爲鄭經婦内外無間稱爲景泰中處州狂賊秉宗流哨聚山林刼掠郡邑舒氏亦爲所虜賊悦其容強之

百端終不對夜乘賊寢潛出寨門以羅巾自縊家人
收其尸瘞之玉色如生後四年賊已平服鄉人藍汝
耕夜經舒氏喪處見一少婦出室迓曰妾舒氏之鄭
門之婦與君居同鄉爲狂賊見擄恐懼汚辱乃自縊
茲抱恨泉壤四年矣天曹以妾貞烈爲雷府侍書奈
塵緣未絕衆悃未伸伏念居附書信以致姑嫜耳附
書訖更以玉簪一雙貽之汝耕越三日過鄭氏呈是
書與物備悉其故其姑嫜泣視之誠然亡婦手扎及
舊簪也

一曾狀元　一云陳祭酒　曾貌不揚

永樂中曾狀元棨體貌魁碩文學充贍朝廷咸聳望焉秋八月至二交趾貢使飲量無類上令左右舉善飲者館欵之或舉二都護以對　上曰堂堂朝廷可無一大臣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於　上上問曰卿量幾何狀元曰館欵此二使足矣無必盡臣量也於是飲之徹夜琢玩巨觴靡不試及二使酣振謝去翌旦　駕未出狀元莊俟謝恩　上悅曰不論卿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大明一狀元耶賜酒盃啗

二鶴釋冤

正德初吾郡顧中丞逢原家忽被盜捕卒廣訪不獲顧訏有治圍數人訟於郡候廣東林公臺下數人累經峻刑未甘招伏林公欲加炮烙之刑其火方熾臺下二鶴各啣熾火擲諸水中林公始知罪及無辜是以釋之

南樓美人

城中一少年劉天麒年一十六嘗中秋夕獨卧小樓窓忽自啓視之一美人靚粧縞服肌體嬌膩真絶色

也天麒恍惚不敢爲語已而攬其袪遂莞爾納之天麒曰敢請姓名氏終當倩媒以求聘耳美人曰妾上失父母終鮮兄弟何倩媒聘乎汝知今夕南樓故事只呼南樓美人便已相與甚嘉天曙美人越隣家垣樹而去自是每夜翩翩而至情愛殊切一日天麒偶露其事於某某曰此妖也子獲禍深矣迨夜美人讓曰妾見君青年無偶故犯律失身奉君何泄我樞機致人有禍君之說乃悻悻而去將歲杳然天麒深念前言臨衾拭淚而已至明歲秋夕嘗憶前事樓中視

吟蘇子贍前赤壁賦云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歌未罷忽美人仍越臺榭而至曰妾見君朝夕憂憶是又爲馮婦也卧及夜半美人潸然泣曰風情有限世事難遣聞君新婚已逼今將永别不爾不直分愛於佳配抑將不利於吾君天麒稍悟猶豫間美人不見矣後天麒婚後更無他異

青神

鄉人顧絅卒煞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牲饌于靈

有意憐諸子無情亦任君欲知斷腸處明月照孤墳

諸子受詩羅拜間毋忍不見歸以詩呈父父慟哭即

訴河南師府將李氏特配嶺南軍室此事已見太平廣記世之惑於晚妻者居

多聊再記之

盛明卿

吴城盛明卿者家本冨族恃勢豪横不可條舉其庄

鄰張木匠者有田數十畆與彼連屬明卿欲謀并之

乃賂心腹僞爲券契及搆訟諸証一辭張莫能辯讐

讐忿遂而卒後二年明卿生一兒七歲不語一日芜

媪携至庄所見忽語云此乃吾家故地也媪急告明卿明卿對曰汝豈張木匠耶兒應曰非我而誰既長䫉慱奕無藉百端及局鑰密室竊視之儼然張木匠也明卿大悟聞扉出任浮浪罄破其家家業

機妙

木牛流馬此孔明神妙之機也　先朝亦有人造之者行數步而止竟不獲動 或曰誠意伯蓋非也

鬼張

高郵張揮使以無後屢求美妾弗獲弘治中出湖上

几閫中障以彩綺合門盡隐隣舍獨留一媪守家媪伏厨下久之見一物其狀如猿而大如大㮣網從甍中而下據案啖牲饌見媪連扰搖之媪肆號呼衆趍入室已失之矣

王季行渡大湖

吳縣學生王訓字季行家於洞庭西山夏日代巡按臨吳城季行以唱名未至即曳舟至太湖中我會雷電風雨交作湖中覆舟者孔多獨季行舟欲覆不覆其舟人僕輩咸見空中一緋衣者曰此雖七月官不

可已而徐泊至岸始登陸獲生最後季行登正德癸酉鄉書聯第職受兵科給事中在官七日而殤

孔氏魂作詩

昔河南張開結髮孔氏所育四子皆在髫齡孔氏既卒開念諸子失恃繼李氏撫長之李自入張門諸子被虐百端無所控告既而諸子寢長治奠帛聚泣孔氏塚前毋忽躍出拊諸子涕泣題詩於帛俾致失云

不忿自亡身幽魂淚滿巾死生今已隔伉儷永無因奩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塚間塵

見漁舟一女子甚槊艾張召漁父曰汝女願爲吾妾乎漁父隨允之無拒辭張引歸後生一子直其女每旦櫛沐必掩戶無使見者有婢竊窒視之必先以首置於膝上始加櫛沐婢語張張往視如婢言急排戶視之遂不見矣今其子見襲父爵號呼爲鬼張

海濱怪

弘治壬戌顧秋官見海濱浮氣究成一室傍植竿木懸皂旛於其上凡三日乃不見踰年海内果有施鈕之梃

雷沈氏

遂昌村婦沈氏夫有售豕銀數兩授其妻而出有盜竊識所在攘之妻恐夫怒乃自縊欲殞聞空中有人云既竊其物復傷其命於理可乎轟雷一聲令其盜手持原物誅死跪婦前婦覺一人擊其額曰亡金在矣何乃自隕非命於是復甦

卜將軍夫人

崑山縣治有卜將軍廟廟之左有儒生梁彥夫者秋日大雨有一老媪携一女子年可二十餘避雨簷下

有頃嫗托以事去之縱女為梁所押梁援一宿翌旦女忽謝去遺一土髻置於寢閣梁訝之視及廟中則將軍夫人已失髻碎其像腹中精血數升蓋其迷眩非一人矣

謝氏葬地

首相謝公遷祔父無子天順中塟祖父母值氷雪不能前進擡厝於中途隙壤適遇一地士過曰此地善哉俾勿改更子孫當作相耳朔月是生遷第成化乙未狀元位首相　欽命塋墓即是地也

義馬啣冤

嘉定姚生素心陰異嘗搆怨於母弟陸某某充粮翁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偵其四顧無人候至中途操刀伏於橋下馬亦覺之至橋下躑躅不進陸繼加鞭楚馬始進而陸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其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然妻哀謂馬曰吾夫雖死然正犯未獲何以雪耻馬即前行首鼓姚門視姚齧之蹴之其妻執以赴官取馬狀情實乃棄

破錢詩

吾吴李氏女善詩拾一開元破錢詠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青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詩固難於婦人所作而亦慨世衰薄故識之

張皮雀

張文雀者長洲人也風格奇朗少有道術年十六父母欲爲納父弗從辭家受業於胡風子得五雷秘法乃於市中披青衣頂雙髽手一楮牌出賣風雲雷雨

禳晴禱雨其應如響自處維落魄然人亦必積慶乃驗不然反致餘咎宣德間常州三月不雨一巨族延張禱之迨至其人亦自簡褻張赫怒忽運震大木火烈其廪不留粒粟既而黑雲蔽天四龍見雲中驟雨傾注觀者股慄而已又吳山莫氏子病祟命僕求之張在閶闔板橋食膳魚僕懇以是故張即以膳羨符篆於瓦片密封授僕僕歸至横塘啓視乃一瓦片大啐之擲於水遂霹靂一聲其家震死一牝狐失子病即瘉張本明道脩爲能捕鬼衆鬼隨之啾啾故人以

張雀皮呼之

姚太守

洪武末吴郡守姚善閒治有處士王賓因不可致嘗詣其門賓見其秉從諠擁語之曰賓有老母在無宜張聲勢以恐之後善詣賓門必先下輿徒步至門劇談今古商確政事善亦可謂有古人之風矣

嚴提學批卷

嚴提學淦嘗歲考江南一儒生無文竟呈白卷而出嚴批卷云孔子孝學老而不倦今子未老而先倦矣

至今傳爲笑談

西樵野紀卷第七

西樵野紀卷第八

孔子祠堂

孔子祠堂舊在長洲縣東倉橋之東地名孔聖里祠後有池水深黑名墨池而侍郎孔公鏞世家其第正統間祠廢不治南有顏回坊子路巷又南爲孟氏祠皆爲豪右所毀而遺址不存惜哉不言孔子適吳固不可考然必適吳之時史失傳也

鍋鳴

程公信白公圭偕赴春闈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

二公以飛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後二公相繼爲大司馬

髑髏誦經

江夏悟真寺一僧法名元仁秋夕月朗輙出山門閒步聞誦華嚴經聲不絕元仁諦聽之未得所在悵然而歸次夕令諸徒復詣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即以曳杖畫記翌旦啓壞乃一髑髏皮肉悉爛獨脣舌鮮潤元仁持歸以石匣韞之外護藁穰置於廡廊至夜經聲如故覩之者以億計末旬月爲客僧竊之而去

俞少保易骨

俞少保士悅少時夢相者持一骨來語曰君體貌奇異當享大貴但頷下骨不相稱請與君易之旣寤而頷下猶覺𧢲𧢲作梗命僕視之果不侔矣後至兵部尚書位攝三公

芭蕉精

余友馮天章徙居閶門石牌巷其室頗僻庭下芭蕉一種乃新菴所移者其來久矣正德初秋夕天章卧庭中時聞庭外其聲颭颭諦視之一若𦯴鄉雲環翠捲

手秉特異天章疾起黙坐少頃其婦施施而前天章極力摻其衣秪持緑羅裳半幅天章猶意爲怪寘之㡋底擴坐俟且視之乃半葉芭蕉也試合之庭外蕉葉毫敍不爽天章急斷以利刀其幹出血淋漓怪遂泯

麻姑葺祠

江西麻城劉氏百年故族也門有古栢二株陰蔽數畆劉夢一女官自稱麻姑對劉乞二栢葺祠劉曰吾意非吝直不可去耳女官曰是不難劉竊異其事然

亦莫之信也翌日風雨震作天晦如夜人皆闔戶潛隱久之開霽二栢已卧祠左矣

孫鄺償釵

秀水孫鄺永樂中因往南陽作商行次襄江某處偶止登岸見樞間繫一布褁解視之金釵一雙也鄺念曰此釵得之非義耳失物者未卜為誰如婢僕輩必至喪生遂維舟默坐久之迨暮一女奴號咷而至鄺驗其實懨償之女詰其姓名不對女曰荷蒙保生愧無金帛為酬願失我女自報君何如鄺悍然躍去及

抵南陽其利甚夥旣歸偕數客舟復詣故處其女適

辦濯河下識酈儀貌疾語主援之館疑而去餘舟前

行值菸雷風交致咸溺於水獨酈舟覊一日無咎

石羊鳴

天順間武功伯被謫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

迓於道武功訝而問焉僧曰吾寺有石羊有異人居

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公至晡夕復鳴而公適

至知為異人故治果茗以進

陳檢討

永樂中陳檢討繼少孤貧嘗就學於余貞木先生每放飯輒就逐俞異焉竊視其所之至家釜中懷出一糠餅餔之即行俞以是留食於家以為常一日俞出而妻失飼之俞讓妻曰汝不能恤人之孤何妻為哉乃改顔數年後繼以布衣而仕翰林檢討朱必非厲志所爲也

雷誅群盜

蕭山王氏家頗饒裕正德中夜有群盜入其家始鑽穴間驀起一雷群盜盡爲震死王猶罔覺詰旦闢户

視之門外震死數人皆白繪綰首亮械悉存蓋其家必種德非細乃致天祐如此

彭永剛選婿

彭永剛所育二女性容蕙善求婚者不一里有書生史文美少穎慧永剛許以長女妻之雖然期畢科舉事始可成婚其意實欲激之也初文美赴舉不第赧愧遂晋京邸痛加奮發六載而後果魁鄉薦及歸其女成痗奄逝矣文美抱恨欲老於鰥永剛高其志更以少女妻之

掃箒精

蘇城王某行貨紙花爲業成化初行至府庠西側縣雨如傾憇一靜室廊下未幾一女子啓扉而出肌體纖弱腰肢瘦而衣粧亦雅澹謂王買花二枝王與之女子曰汝姑坐俟我造面議之王自午至酉望之窅然王乃恚詈訴諸鄰曰此室向無人止矣王弗信偕衆排扉而入查無人踪視至厠中豎一敝箒盖數十年物首簪二花衆愕然出此箒斧之呻吟有聲

乩對

二對相傳久矣亦見他紀述中恐非唐黄二公事也

唐解元寅嘗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乩即書云月滿兎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即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刑部郎中黄公暐亦嘗令仙對羊脂白玉天乩云當出丁家巷田夫口是也公明日往試之見一耕者鋤土懇懇若之公問曰此何土也耕者曰此膳血黄汎土耳公憶之甚捷始信其果仙也

江濵三異

餘姚儒士張幹甫處塾於江北弘治庚申清明日歸

家舟宿建業客中落寞吟曰節物催人到客邊江南風景迥堪憐魚兒池館新生水燕子人家又禁烟幾片落花寒食後數株高柳夕陽前春衫曉試香羅雪駿馬嬌嘶曰玉鞭綠水青山渾似畫暖雲芳草最宜眠松醪有客邀村杜麥飯誰家酒墓田自愧道傍楊子宅十年閉戶懸生塵吟訖俄聞狂風大作江水沸騰乃見三物一者尖頭大腹而其體白一者方首多目而其體黑一者長角長股而其體黃捕魚衝浪踴躍而來作人言曰我輩邀遊江海積有年矣惜乎今、

皆爲廢物也言罷大笑共翹幹甫之舟浪花拍天舟幾覆没幹甫正色叱曰吾乃越中儒與汝故無讐隙何乃若此三物曰吾輩初爲戲居其意實不欲害居也遂相率而没卒不知其何異也

韓公斬人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衆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衣人公持命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劊者乃裴媒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

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趍數步而蹶

胡廣狀元

胡公廣楊公傳　廷試俱取首甲而狀元未定　上雖注意於傳然試問小内監曰今年狀元在何處郎對曰在湖廣閔之胡廣其名也遂舉第一

欽賜舉人

劉學士儼景泰中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觧元泰本富族有欲更為親厚薦者蔡儼與泰有私儼欲扣閽力辯禮部請以覆試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試

禁中彌封以示閣老某某取次拆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爲解元時目爲　欽賜舉人

郭綸夢兆

郭綸西安府華州人弘治中會試道逢除夕綸薰沐禱天曰茲赴春闈未卜窮達試祈夜夢若何既而歎枕間夢身無寸繒腰下乘一胡蘆叱至京登錢福狀元榜進士前者胡雍後者盧翊驗之得非胡盧之中乎

黄鑑

黄鑑蘇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爲害

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時登正統壬戌進士
上因其青年美才俾官近侍蘇人咸曰父若事刀筆
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 駕自北
還禁錮南宮及改元天順復位 上以舊恩待鑑陞
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 上御內閣露一本
角微風漾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者 上歎曰
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甚於平日鑑至 上擲此
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至滅族意使鑑寵不及
此惡能報之深耶

鬼護善人

錫山鄉民蔣容雖屠都鄙善行素著弘治癸亥春往惠山焚香而還行及半途會大雨風晦黑咫尺莫辨容度寢夜不能前進捫入荒墓傍塚云即寄宿焉忽夜半聞林外一人呼吳照云前村某家施斛可偕往手林間一人應聲曰有善人假宿於此不得行矣翌早容拜塚而去質諸左右是塚即吳照所瘞也

西樵野紀卷第九

鷄卵超生

毘陵之北曰橫林地有一老奉佛甚虔每侵晨輙起誦金剛明經數卷斷稻稍置竹筒中爲記無間几逸弘治甲寅家伏鷄卵十二枚數月不出一夕是老夢兒女十二人羅拜前日荷蒙經聲超度獲免禽類其投某家某投某氏茲特諸謝不復在矣是老既覺大異之視十二卵盡殼矣

蝗

嘉靖己丑秋七月吴城至蝗冬蝝生卒至歲饑辛卯
大蝗壬辰復蝗然差少無穀災民無柔色

馬中錫應舉

河南馬中錫少與一同學生齊名文體書法俱不相
下但馬對策亦嘗失記馬甚患之弘治中二人同應
鄉舉作館一室試畢馬謂前塲雖優而後塲不繼望
亦懸矣至揭曉馬舉第一馬録墨卷字蹟雖同而五
策寔他友所作蓋臨塲暗室中誤持具卷耳

陸全卿夢兆

家宰陸全鄉初任監察御史時嘗夢居大武山雖然未喻也最後謫戍泉州山乃在焉臨終知事皆前定自書其旌曰大武山人陸公之柩

石神

山西澤州有一石神妖物也滛且悉備婦人凡求子者不別貴賤輙往就之即姙焉嘉靖初東御史郊謫判於此令民碎之

阮二搏虎

宜興阮二素以膂力自負弘治乙卯秋日舟行遇虎

突入舟中阮逸登岸持一大石約其數步而伏俟虎出直前騎虎虎雖力而不能轉顧阮左手據其毛右手鼓其腦虎跳躍阮直不下踰時腦穿虎乃死

陳雪谷子症

吳醫陳雪谷仲子忽寒熱作譫語問之對曰吾某鬼來勾攝汝耳陳奠之子少愈明日譫語復作陳曰昨嘗奠遣夫何故復至曰汝子被告五顯處行土地勾攝昨䇿土地來者吾乃上命也陳來解於鬼鬼曰昨來者在是告者亦在是敢私耶陳問告者爲誰又一

人聲曰吾名某為某事是以告汝三鬼誼辯不已陳有一僕恠而大啐之鬼罵曰汝某曰竊主銀若干於某處飲酒無藉汝為義僕也耶僕懼走匿陳以百端求禱三鬼始相議曰汝先作一楮人與我俟我同面王不語後當歲月致賽方已陳設酒饌焚疏許之子乃索糜飲尋愈陳問其子子言所見與所語如一陳乃立告者木主歲時賽於家

董章

錦衣衛都指揮使董章以其黨緣貴戚專擅自恣廷

害小民人迫其勢而自縊者不可悉數成化中乘馬早朝過崇文門若有人捽之悶絕仆地從者亦若被人捶逐悉驚遁去章久之僵甦張目視之皆平日受害者及歸遂發人形瘡於面不過日而死

蛇菩薩

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四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輙引喙出入無憚人或遶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故謂之曰蛇菩薩

劉長史前夢

道州劉長史少登鄉薦會試不第夢神告曰汝當第進士然須待費宏爲狀元則得之既寤遍求小録訪閲之邈無費姓者後三年更訪閲亦無之如是下第者五under嘆前夢之妄也及成化癸卯費登江西鄉薦劉始異之趣至京訪費寓相見結納旦旦供酒食爲說前夢是歲甲辰費果龍首劉亦第焉費是歲年十九距夢時蓋初生耳

行生

右者實位尚右如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諺呼主人爲東道則右人坐尚右行尚西亦甚明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爲尊耳

都玄敬不納窖金

都玄敬二任南京兵部主政司武庫啓土得二甕千餘金人皆以爲天賚意其所必得都諭衆曰吾聞非其有而取之者殃必及身與其得金而致禍孰若棄金而就安哉即上疏陳　旨隨置武庫公費京師嘆

服以此清譽益彰

夏傑見怪

鄞人夏傑弘治中訪姻戚於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鴨隨作鴨鳴傑謂村家遺所追而執之化作一瓠塊傑方怪委之於野蹣跚於地復作鴨鳴而去

鬼侮人

姑蘇闔閭子城東今長州縣治後舊為張士誠府基初張敗績宮女寶貨盡聚于齊雲樓而焚之淫邪所

鐘天陰雨濕往往出沒作怪予間亦多矣歲久不可
勝述漫記二端吳趙王蒸籠者一日經其地遂溺於
水後有數軍士繼至見而拯之良久始甦問之云初
從此行倏有人從後掣吾帽回顧見水中一女子坐
亭上裸體絜白手持吾帽召曰來則授之吾如其處
女子又擲吾帽於隔畦吾求之方欲共寢數婦人慓
悍而至捕姦急出矣軍士視帽果寘隔畦禾頭耳又
姻家陸氏乳媼偕一女奴從對溪而歸引燈過此乳
媼爲人兩手捧其足意謂無藉輩所致嘆之詈之女

奴復為一手捫青丞閉覆燭之略無人跡始信為鬼然後亦無別異

李縣丞

鄞都縣日暮有免即出闤闠中交易謂之鬼市近彼有李縣丞忽語家曰闤帝為鄞都縣市價不公以我無私遣爲議斷耳語訖遂卒家人異之一漸暮入其境見李冠服處高座從者數百人形械畢列正竊視間李數嗅之曰此地惡有生人氣耶家人驚懼疾趨出亦幸無虞

齊門外陸墓吳墖之間有某居郊坰地頗幽僻一簿暮自外歸暝色慘淡少憇道傍倏已昏黑夜至遥見一燈熒然由南而來諦視之乃一女子口啣一燈雖不詳辨其姿色然覺殊有妖態稍相接語便已迷眩女即解衣野合事訖女復逡巡而去某怫怫強歸翌晩更思之竟往其地女亦果來如是者数晩一日某誇示於其某曰子惑矣人口中豈寘大地耶子令第執其燈如得之便強下咽可也某婥悟是夕仍去則

女又先至矣乃與綢繆初凡合時女必吐燈寘于地事訖乃復入口至是某伺燈寘地急取咽之女遽攖攘大慟曰其柰何某問之女曰吾明語子吾潛脩幾百年而丹已成所欠者陽人精耳今幸獲濟於居則躋仙也可立得矣吾火郎丹也今居咽之是吾緣未就而覆敗甚矣吾與居既爾爾不得爲無情所望居者後事耳言畢涕淚潸然竟死某命火燭之乃一老牝狐也隨以衣棺瘞之某獨得高壽令終

士子宿祀

其士子嘗假讀一靜室室下有井傍有西梧而一水當門即其地也成化中赴試　京師適海南丘公濬主試其事因每不利嘆恨書論尾云西梧夾井一水臨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丘公閱之意為博學之士姑取之及會試恩榮呼此詢其所自其士以實告丘公大笑曰誠故事也此事聞之前輩猶得其姓里尚當究之

凍死潮

錢塘江其地鄰海日有子午潮不爽如過夷亭則狀

元出故諺云潮過夷亭出狀元昔宋末潮過夷亭而
出衛涇狀元已驗之矣自嘉靖申午以來非惟不能
過夷亭而錢塘江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潮

況太守

況太守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由一吏起職歷任緯有
善聞内相三楊公知其名薦之故領勅來守吾蘇及
臨任剖析若流善政迭出民皆駭服第遇考校士子
悉委諸群僚多不親事其諳學宫講誦竟不能發一
間於其間亦惟唯唯而已嘗諭衆曰某本刀筆吏所

恨者不在科目故不可罔人也於乎以有爲之才而獨歛於此君子惜之

閩語

陶垕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劾不避權勢　上雅重之陞福建按察使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肆垕仲劾奏之大方有詞連坐垕仲至京師事旣白　詔垕仲復任大方罷職閩人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事記洪武末年

西樵野紀卷第九

西樵野紀卷第十

諡法

國朝謚法出自翰林者得謚曰文若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盛吳文恪公訥姚文敏公夔不由翰林而曰文者未省何謂

姜子奇伉儷復合

國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大軍已過子奇挾妻出避愴惶間因失其妻乃為兵官携歸京師㕜子奇流落四方者數年後迤邐至京師行乞有高門一婦

人見而泣之貽酒饌若許爲之悵然子奇不敢動視
而去翌日復乞於路是婦適呼與語爲主母所偵令
追之其乞囊中有書一緘金釵壹雙遂白之兵官啓
緘視之題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
藿有必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
千里家山一夢中但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
通兵官大悼即遣還贍以財轂伉儷復合

華嚴寺僧

弘治辛亥華嚴寺僧宗翌從師昊雲遊淮徐間宿舟

桃源瓦礫亂入舟中舟人疑寇至起視之寂如也乃
操舟更進數里瓦礫復如之及抵徐宿彭城夜見一
美人頗豔麗侍女數十人迎翌語曰吾與汝宿有緣
好當邂逅於此無訝也詰旦翌疾昏譫語昊知為怪
眩作呪禳之其拋擲尤甚昊强翌即歸未三日昊卒
死而翌無恙

李司徒

司徒李伯升初從張九四總兵先與王師相結為計
及臨敵伯升倒戈從之九四敗績

太祖召見入對命勞以酒膳花綵迎賞京城三日斬之今人呼賣陣者李司徒

韓公神異

韓中丞雍守兩廣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十人白事宜加省之明日兵入大藤忽林中出青衣方巾者數十人伏謁軍前諸將校問之曰我等皆山中良善聞大兵至此特呈民事公知之命下五人一班以進至軍中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內士卒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及大勝此公卒

地人供以爲神

慈谿縣令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屛下曰汝聞諺云滅門剌史破家縣令否乎此固非有道者言也中有一父老對曰聞者生員多讀書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爲之默然

右叅政

余聞之前輩嘗言蘇城右大叅文度素志潜邃自乞歸以來屛迹公門忘情當世惟以機杼謀生人亦罕

知者有郡侯其守蘇㧞蒲觀京適冢宰與尤為同年詢以起居郡侯絶不為悟既歸蘇廣訪無覔得一老絡緯於委巷芒鞋蔽帽澹如也人或以告郡侯至則轉隱而弗見矣

保保

常熟之穿山農家生一子名保保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一水榻人有禍福壽夭扣之者多奇中其家因致饒裕有虎山道士適經其門視之曰其家妖氣甚矣衆詰其故道士曰我為治之保保忽告母曰今有

道士來見當死矣母初未爲信道士在左右樹下潛書朱砂符數道焚之保保在家嘔血父之有一大鱣死浮水面其首如拳長有尋許詢其家子死矣

韓貞女

國初保寧一女韓氏年十七聞大軍逼城慮爲不得明配僞爲男子衣飾混處民間旣而果被虜居伍中七年人亦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王珍討雲南及歸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事者咸駭異焉成都人稱爲韓貞女

三悖婦變牲

福建延平府杜氏昆季三人輪供一毋子雖三然各事農業寄三婦以侍養焉子既出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飦粥不贍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秪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如堵

吳嗣業見神燈

吳嗣業弘治間秋日泛石湖候月而還遥見上方山燭籠百數奕奕而上或紅或緑或小或大參差不一

迨抵其巔燈分兩岐矣久之紊雜而散嗣業見之亦無它

王謝相較

江西南昌府王謝二氏相傳故族謝氏雖富而王氏則族衆嘗相較無已一日王侯謝族聚飲泊家衆數百人積薪環謝居而焚之悉據其産謝一孽子方數歲焰隙間潜匿草莽又爲王所獲予給爲買奴乞怜王乃收爲掌門及長頗解書算善料理王悅之而配以已女産均析之其子後生兒孫甚衍有名得仁者

任嘉興推府有仁政民皆仰之得仁生一夔狀元及第始復前姓謝氏多顯而王無聞

色兆

前歳午日余與一友鮮粽其友嘗亦無似持色禱曰覩吾後有泰日乎遂擲下六六其友大喜爲之痛飲未旬日竟死余度之六六者數已盡矣若大人占之則吉也

服妖

古服之制上衣下裳謂陰陽相半而不踰制也近世

男女皆為長衣短裳故事浮薄人皆畏之昔漢建安中男子好為長衣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裾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後遂大亂今京師故設此禁可以防世變矣

胡希顏打鬼

胡希顏城西人家為鄉厲壇後其人耽酒無醒日成化狄夜被醉自外歸見偉丈夫三四人皆長踰屋簷齊力扑胡胡但望其家急趍推門闔而出大恚詈曰何鬼物敢來扑我我何長耶視主壇側見如前長者

益多將十七八輩併力其地胡怒甚運亂石擊之鬼悉奔竄或入河或穿巷者竟無一鬼能抗久之寂然胡乃逐舍

駱堂送鬼

銀工駱堂舘張氏爲錫張之母疾以巫言捉鬼於罌中加符楮封閉使堂詣諸野外遣送之堂至野對罌語曰汝乃鬼乎吾未之信也乃啓閉灌以穢物寘於厠角而去既歸皆隱之弗語自是病者寢以强爽堂獨譫語曰我欲去矣何乃俾我如是我初爲禍詎若

爾意爲毒之甚耶雖然終捨爾不獲言之數四堂郎死焉

梓人魘鎮

梓人魘鎮蓋同出於巫蠱祝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室賊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余同里莫氏故家也其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怔屢禳之弗驗他日轉售於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被髮相角力也又皐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肆十餘年後以風雨敗其垣壁壁中藏一

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磚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最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如之一日脊敝而緝之於椽間得木人爲一女子在三四男子間勾引逞褻急去之帷箔方始清白如此類者不可殫言聞凡梓人家傳未有不造魘鎮者苟不施於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忍心爲之此則营知也

鼈怪

夥橋閑酒肆人張海買數鱉投釜中湯已三四沸矣

海爲糜爛啓釜視之鼈昂首視海長吁數聲海大惟急擲於河數鼈遊行蹣跚而去

冰雹

嘉靖戊戌四月八日未刻吳城風雷暴作雨冰雹其大如杂中有一眼而四圍皆紋頂以成積麥菜大戕其半西陽山一境其大如斗塗人不及抵室或有傷其頂擘其耳而死者詰耆老云自生平已來未之見也

倭人詠蜀葵詩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因問之題詩云花於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干遮不盡尚畱一半與人看視外國亦有此能詩者

西樵野紀卷第十

幽怪之事固孔子所不語然而使人可驚可畏可懲可勸粗顯箴規而有補風教者此博洽君子不可不知也余少嘗從侍枝山南濠二先生門下其清談怪語聽之亹亹忘倦余故凡得於見聞者輙隨筆識之自　國朝迄今一百七十七事名曰野紀噫余性孱劣而獨好爲是亦不自知其癖也嘉靖庚子春二月既望吳郡西樵山人侯甸敘